

自传式电影《我11》5月11日上映

王小帅：那年我十一

许多年之后，王小帅导演面对记者，仍能想起11岁自己见识杀人逃犯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那时的贵阳是西南边陲一个典型的“三线”小城，他们举家从上海迁徙至此，为的是响应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。如今，那个只瞥了王小帅一眼的杀人犯被搬进了他的电影《我11》，还有了更多的故事。

“你的11岁关我什么事？”日前，在一次私人聚会上，周立波放下喝干了的红酒杯，言辞激烈地抨击《我11》的片名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王小帅承认，这部电影确实有着浓重的自传性质，但他也念叨着要记录那个快被大众遗忘的“三线”故事。

C22版-C23版采访/新京报记者 杨林



▲1979年，王小帅（右一）终于实现“被带走”的愿望，全家离开贵阳，去了武汉。这年他13岁。

▲1992年，王小帅（右二）全家福。其时，他已进入福建电影制片厂。

王小帅/供图

一出生就“支援三线”

1966年，王小帅出生才几个月，就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来到西南的贵阳乌当区新光厂。王小帅的母亲当年28岁，是上海工厂里的技术骨干，“劝我妈妈过去，除了为国家做贡献外，还有空气好、吃得好、山清水秀等理由。当时爸爸已在上海戏剧学院有了稳定工作，但他最后还是辞掉工作做出牺牲跟着去了贵阳。”来到新光厂后，爸爸由于专业对口调到贵阳市京剧团，一周才能回一次家，于是王小帅印象中的童年就是和妈妈、妹妹生活在一起。

《我11》中男主角王憨的妈妈，王小帅最初想找《青红》里的女主

角高圆圆饰演，但他实在等不到高圆圆长得像妈妈的那一天。后来找到闫妮，一方面是因为她和王小帅的妈妈长得有点像，另一方面是王小帅从闫妮身上看到不一样的气质。“大部分对她的印象是《武林外传》中的老板娘，但她的喜感是被环境烘托出来的，要演十一岁孩子的母亲，她也非常适合。”

《我11》中的妈妈非常严厉，有时会体罚王憨，这让闫妮一开始有点不适应，对此王小帅表示：“那个时代的多数妈妈教育方法就是这样，加上厂里的工作很繁重，他们在陌生的大山里很少和本地人交流，又回不去上海，没法像现在的母亲那样溺爱孩子。”

与小伙伴“喝水结义”

《我11》的前半段讲述的都是王憨和伙伴们的童年生活，电影里展示了很多属于哪个年代的细节，譬如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号声、白衬衫、红领巾、弹弓，他觉得这些东西不仅是自己的童年，也是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。剧组拍摄时原本要回到贵阳的新光厂原址取景，由于房地产开发导致场景变化很大，后来剧组在重庆万盛区找到一家废弃工厂，复制出和童年记忆差不多的场景。

谈到自己的童年，王小帅说，“那时候的工厂就是个小社会，孩子们的生活中只有家属区、学校、工厂和大山。工厂我们很少去，大部分时候就是三点一线。”生活单调乏味，却也无忧无虑。当年看电影《大浪淘沙》里有四个志同道合的兄弟，王小帅和小伙伴也学着“喝水结义”。于是，《我11》中男主角王憨也和三个小伙伴组成了一个“小团体”。王憨正直老实，因为广播体操做得好被老师选为领操人；小老鼠机灵调皮；小眼镜书呆子气重；当然还有九把刀所说的“每个

故事都有那个胖子”。刘文卿、钟国流星、楼逸昊和张河源这四个小演员从几百名小孩中被选中，在王小帅的指导下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。

都说孩子的戏份是最难拍摄的，但在王小帅看来，无论是哪个时代，十岁左右的孩子都有着共性，“他们还没形成很强的自我意识，除了玩的游戏不一样，在一起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。”重庆的那个废弃工厂离市区很远，导演也让所有剧组成员将iPad、mp3、手机全部留在了城市。

几个月后，小演员们透出的本性就和30多年前贵阳山区里的伙伴们几乎一样，除了时不时要纠正他们口头禅，“有时候他们演得兴起，突然会来一句‘哇塞’，那个年代的孩子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。”除了孩子们当了几个月山里的野孩子，连在片中扮演男配角的乔任梁都说感觉自己回到了70年代，“我在剧组一个多月没用手机，那地方也不能上网，拍完戏后我就去爬山、钓鱼，电影拍完我钓的鱼估计都有十几斤了。”

遇见杀人犯，喜欢追赶刑车

《我11》的后半段，杀人犯的出现让故事从温馨走向了残酷。11岁那年王小帅在河边看到警察抓捕杀人逃犯，是这个情节的出处。

那一天王小帅和小学同学正在河边玩耍，突然有个人从山里面跳进河里，接下来就是枪声和漂在水上的子弹，“逃犯被吓坏了，当时就被抓住，民警拿枪托砸他，围观的小孩也去踢他。我躲得远远的，但杀人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这一刹那给我很深的印记，心里就弥漫说不出的感受。”

片中为杀人犯设计的背景故事几乎都是虚构的，但王小帅觉得那样的故事，在那个年代肯定发生过。片中，王子义的妹妹想离开厂里回上海，但在办理调离手续时被某部门负责人凌辱，哥哥为替妹妹出气情急之下误杀了重要人物，成为当时“最令人恐慌的一条新闻”，打乱了新光厂三点一线、平淡压抑的日子。

影片结尾，杀人犯被绳之以法，但王小帅却用很长的篇幅展现

王憨和伙伴们追着刑车跑，这场戏和他自己当年的经历几乎一样。“从记事起，就有刑车经过家门口。第一次跟着跑到是七岁的时候。但我一直没到过真正的刑场，一到荒地后就很害怕，只有比我们大的孩子才要去真正目睹这个刺激。”王小帅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。

事实上，在《青红》中王小帅也拍摄过杀人犯上刑场的场面，他说自己对这个社会人类学命题非常好奇：“相信每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看过死囚犯被押赴刑场，一大堆人追着去看枪毙人吧，现在这种现象很少了，当年我们为何痴迷于这种形式？”《我11》的最后，男主角王憨最终没有跑到刑场，王小帅说：“当时我以为是太小，跑不动，后来有朋友点醒了我，是因为内心害怕和恐惧。电影的力度在最后，希望成年的观众能有所思考。”

(下转 C23 版)